



荀子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  
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  
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  
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  
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  
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  
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

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  
用能臣者亡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  
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  
張儀可謂能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  
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  
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  
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  
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  
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  
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  
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  
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  
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撓君君雖  
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  
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  
之拂弼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故明君之  
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

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當爲內與納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孺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恭敬禮也

調和樂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  
慎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  
權險之平禍亂之從聲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爭  
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  
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  
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  
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  
偷合苟容迷亂狂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  
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  
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致仕篇第十四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  
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  
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  
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聞聽而明譽  
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如是則姦  
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  
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  
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鱉歸  
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曰天下頌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

爲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一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架則回樹落蠶木弟子通利則思師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荀子第九卷終

荀子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  
能以中六微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  
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

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

權謀勢利也所行政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

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讀為祖

上下不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

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

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

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

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

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

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墮隴種東籠而退

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

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而豈又肯為

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

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

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  
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  
道可行而可孫卿曰凡在大王將率皆末事也臣請  
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  
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  
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印  
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  
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  
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好士者彊  
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  
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  
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  
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  
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  
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  
小敵毳<sub>脆</sub>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  
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  
其去貨帛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鞬

胄帶劔齧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  
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  
以慶賞齎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鬪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  
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  
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  
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  
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  
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  
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  
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  
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漸詐遇齊辟之猶  
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能試故王者之  
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  
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六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  
選隆勢以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

存代亡如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  
齊之田田楚之莊莊秦之衛衛燕之繆繆是皆世俗  
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彊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  
道一也未及和齊也倚契擊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  
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  
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  
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  
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  
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  
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  
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  
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  
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夫是之謂三皆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  
官得序羣物制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  
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  
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  
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  
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  
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  
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  
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  
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  
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  
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  
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  
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  
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  
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  
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  
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  
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  
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

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  
堯伐驩堯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  
成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  
也李斯問孫卿曰秦四世有勝兵疆海內威行諸侯  
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曰非女所知  
也女所謂便者不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  
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  
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  
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  
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  
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  
於本而索之於末比世之所以亂禮也禮者治辯之  
極也疆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  
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

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  
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

以爲甲韜古治反如金石宛如鉅鐵音雷也慘如蓬蠱

輕利便速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篋死莊躄

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

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

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

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

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

郭不辨溝池不相古拙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

晏然不畏外而明內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

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

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

故刑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

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

傷害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



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扼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爲道也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敢惡莫不毒孽若桀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驕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可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之屬爲之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

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  
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  
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  
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  
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人者非貴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賞是  
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  
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

虛腹張口來歸我倉若是則必發夫掌筭四孝之粟  
以倉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基三  
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  
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  
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  
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  
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  
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  
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人則必亡能凝之則  
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古者湯以薄武王

以高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  
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  
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第十卷終

荀子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二治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  
不剥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剥脫之砥礪之則蠶  
音疾割也盤盂刳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  
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  
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撓也彼國者亦  
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  
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

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黜烏感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

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從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

人爲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  
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  
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爲善者勸爲  
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  
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  
功之臣耻受賞之屬無侈乎族室三帥卑其後世按  
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哉故三王發之致命也恭  
其辭賞也固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  
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  
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  
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  
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  
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  
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  
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  
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  
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  
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  
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

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安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則女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鮪也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暗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之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

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  
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  
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  
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  
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故  
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為  
勿頸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  
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力

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  
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  
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  
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伺間安欲  
剋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  
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為廣大  
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  
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與  
胡貊為隣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

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  
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  
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  
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  
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  
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叅國政正  
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  
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  
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矣假今之世  
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

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川名美天材之利多其

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  
服不桃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  
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  
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  
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  
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認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



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  
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  
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  
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  
則常不勝大孰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  
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  
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  
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  
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其實以大爲重政教功名  
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  
謂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  
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弃義之志有趨姦  
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天下之  
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上者不可  
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  
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然則  
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

信而天下治桀紂弃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捍乎曾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

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舌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弃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

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  
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  
爲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匆匆也而  
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  
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  
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  
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  
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  
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  
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  
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  
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  
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  
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桔耕傷稼  
耘耨失歲穡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饑道路有

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奉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蓄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

爲神則凶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自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第十一卷終

荀子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  
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  
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  
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  
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  
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  
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  
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

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



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于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

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偃巫跂匡尫大自以為有知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

當為

共艾畢

艾蒼白色畢與鞞同蔽也

非紉屨也

紉泉殺赭衣而不

純音準

綠也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

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悍

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  
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  
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  
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  
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  
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鄩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  
順之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  
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糖  
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  
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  
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甸服蠻夷要  
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  
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  
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  
祀之屬然後日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  
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  
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

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慧甚明  
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  
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  
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  
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  
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以沒天  
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  
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  
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  
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天下厭然與鄉

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唯其徙朝改  
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  
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  
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  
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  
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  
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  
珍怪期臭味期當爲纂極也曼而饋曼當爲萬列代宰而食  
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

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罍苙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日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獨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

理者也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羿蠱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世俗之爲說  
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  
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  
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不  
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  
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  
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  
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  
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  
以丹斫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  
爲實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  
分之羞大也夫亂今之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  
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其  
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  
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  
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  
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相人  
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僇而埋之猶且必  
相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太

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故相也是持姦人之誤  
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  
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子宋  
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爲辱故  
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  
得所求焉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  
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  
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  
入其央瀆竊其猪彘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  
豈以喪猪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  
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鬪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  
必鬪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  
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  
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sub>喙</sub>舌蔽口猶將無  
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  
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邪則與  
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  
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  
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

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侵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捶搏捶笞臍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繹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

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僬僥而戴太山也蹟與顛同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貧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哉

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誦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矣豈不過其甚矣哉

荀子第十二卷終



卷十二

